一个同龄人的小康梦和财富观



小康梦 财富观

8

金三角

张伯金 著

BOOKOO.com.cn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个闯入坤沙集团者的自述

张伯金 著

八年闯荡金三角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授予博库独家销售该书 ebook



坤沙自封“撣邦共和国”总统



泰国空军攻击马星鲁



坤沙60大寿时与家人在一起



横行金三角几十年的大毒枭坤沙签字投降，接受缅甸政府招安



坤沙投降后建的佛寺

权 利 声 明

对从博库网(www.BOOKOO.com.cn和/或www.BOOKOO.com)下载的作品，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博库公司(BOOKOO, Inc.)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OOKOO, Inc.)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OOKOO”，“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 BOOKOO，Inc. 的商标。

第八部：二探鸦片，梁师长细说金三角

再拒罂粟，宋老板解密一贯道

我愈发地想了解金三角，于是再一次踏进鸦片基地，听亲历人讲述那血雨腥风的往事。只要在金三角，就会有人用金钱来诱惑你贩毒，如今 50 万美金的诱惑就在我的面前……我亲眼目睹了一位父亲亲手击毙了吸毒成瘾、生不如死的儿子，老人的正义深深触动了我。金三角鱼龙混杂，在大陆几乎绝迹的一贯道却在这里异常猖獗……为了能深入了解坤沙，我决定接受邀请，面见坤沙。

一、二进鸦片基地

黄师长把我叫到他的房里对我说："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金三角鸦片基地，但不是金三角毒品中心。有些话我必须向你说清楚，到了那里千万要小心，该问的问，不该问的要是想知道必须拐个弯问，否则问得太直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二、虎穴考察

下午五点来钟，门外一片喧哗，院子里停了五匹骡子，四五个山民模样的人正忙着把骡子背上的驮子向下搬，一个年约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在一旁指挥着他们。

三、王师长诉说残军

我们是残兵败将，被迫无奈才躲在这里生存的。虽然在这里打过很多仗，也都是为了活下去。与中共打，是为了回大陆，与老缅打，是为了能暂时住在这里……

四、掸邦军内幕

坤沙集团第三师驻地坐落在一个山沟里，竹结构草房便是他们的军营。只有在山下的岗亭里站着两个持枪的士兵。

五、梁师长诉说金三角奇事

两个排长打架，一个排长从地上捡起一块鸡蛋大小的鹅卵石，砸到另一个排长的头上，被打的小排长拿着石头告状，那块黑灰色鹅卵石放到桌上时，正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被刚来的一个宝石老板发现，他出了二百三十万块钱把这块石头买走了，那个被打的小排长一下子得到二百三十万块钱。

六、人生情赋

自从和巴妮首次在这里会面后，这间咖啡馆就成了我们俩常常会面的地方。今天我又在这里等她，觉得心情十分难受。巴妮终于来了，她一见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突然扑到我的怀里痛哭起来……

七、毒品的诱惑

一个中年人从门外进来，李老先生手一抬，只听得“叭叭叭”三声枪响，那个中年男子应声倒在门外。我一看急了，猛地站起来对他道：“你为什么打死他！他是什么人？”“他是我的大儿子，刚才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他死了！现在，他真的死了！”

八、刘将军诉说金三角

罗星汉长大成人，又经一位名人指点，比小的时候懂事多了，可是，他却命运不济，赌钱欠下一屁股的帐。他一咬牙，独身一人去拦路抢劫，却不知偏偏碰上了杨二小姐……

九、皇太后的一幅肖像画

我回来之后，便摆开画案，按照皇太后的一张照片，画了一幅《太后观菊图》，并题上了一首七言绝句。当我把画摆在皇太后面前时，皇太后高兴得合不拢嘴。

十、反动会道门——一贯道

谁识一进去，里面站满了各种各样的人。上面一位长者一声大喊，下面的人立刻跪在地上，只听得上面的人喊到：“向济公活佛磕头——拜——一叩两叩三叩头——拜——四叩五叩六叩头——拜——”我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也只好跟着他们磕头……



第七部

毒区落脚，黄师长述说远征军
古道激战，中国人加入泰国籍

一、二进鸦片基地

我曾多次向黄师长要求，要与他一同去王师长那里玩玩，最后，他终于答应了我的要求。他先给王师长的所在地坤沙集团第三师师长梁中应带去一封亲笔信。梁师长又是黄师长的老下级，只要获得梁师长的同意，我们就可以去了。

五天之后，梁师长捎来口信，说欢迎我与黄师长一同去他那里玩。我一听十分高兴。

黄师长把我叫到他的房里对我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金三角鸦片基地，但是，不是金三角毒品中心基地，中心基地现在已经搬到贺蒙镇去了。"

"能去那里看看也就不错了！"

"有些话我必须向你说清楚，到了那里，你千万小心，该问的问，不该问的你要是想知道，必须拐个弯问，如果太直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千万不可让他们知道你去那里的本来目的！有些事你想弄清楚，可以和我说，我来为你打听，明白吗？"

"我明白！"

"梁师长与你也有一面之交，如果他愿意见你，我可以给你引见。"

"太谢谢您啦！"

"梁师长的家乡离你很近，你们应该是老乡。"

"什么？他与我是老乡？"

"他是徐州人。"

"徐州人？离我们阜阳只有二百多公里远，我们的口音都是一样的！"

"这个人的脾气不太好，稍有不顺心，他就会发脾气。他手下的人，个个都惧怕他。他是总参谋长张苏泉的心腹，又是坤沙集团的主要骨干，他虽说脾气不好，人倒还不错。"

"听说他曾是你的下级？"

BOOKOO.com.cn

“是的，我当副师长时，他才是个小排长，平日里，我对他不薄。所以，近几年我的情况不好，都是他帮我，前几年我大病一场，他花了二十几万为我看病，每年过年时，他都会送来个十万，二十万给我。这几年，我多亏有他帮助！”

“照你这么说，这个人很讲交情！”

“是的，人不错。他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爱玩女人，他一共娶了十一位姨太太，最小的阿米，今年刚满二十一岁。”

“他已经是六十五六岁的老人啦，这么多的女人，他能对付得了吗？”

“他可有精神啦，他的第十一姨太小阿米，这次为他生了个双胞胎——两个男娃，你说他本事有多大？”

“乖乖，这老头还真行！”

“以后你见到他，就知道他如何啦！”

第二天早晨，我们老早就吃罢早饭，准备去王师长那里。刘将军让我们开车过去，黄师长说不方便，于是，我们乘公共汽车走了。

汽车行驶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又转乘去边境冰努镇的山地汽车。冰努镇原先只是一个山村，总共还不到五十户人家，自从这里成为鸦片出口基地之后，冰努小镇立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家军三师全部人马加上家属一万余口人的生活用品全靠这个小镇供应。使得小镇十分繁荣。有趣的是，冰努镇最大的一个寺院，一半在泰国领土，一半在缅甸领土。

我们来到冰努，先去了刘将军太太的妹夫李家，李家三兄弟是泰北最大的鸦片走私商。刘太太的妹夫是老二，前几年因为暗吃了坤沙集团的货款，被坤沙集团杀掉。老大是冰努镇的镇长，又是那里的头号地头蛇。老三专门跑鸦片运输。不久前，老三在美国被抓。老三从金三角运出三十吨海洛因，途经中国云南昆明、广东、香港、台湾，又从台湾偷运回中国大陆上海港，装进中国的集装箱，再运往美国。到了美国，他顺利地将货交付给了美国最大的毒贩基洛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这三十吨海洛因成功地运到美国华盛顿，美国禁毒组织丝毫没发觉。但是，在李家老三来美国华盛顿的一年前，美国有关方面无意中发现在华盛顿市郊有一幢超豪华别墅值得怀疑。这种超豪华别墅在美国为数极少，一般性的大财团头目和政府部级官员都难以买得起。无论是谁买了这样一幢别墅都会百倍珍惜它。可是，这幢别墅被人买去之后，长期无人居住，并且，长期无人管理，更没有见主人进去过一次。这使得美国情报机关十分怀疑，便开始对这个别墅的买主进行审查。经过美国情报局的调查，发现这幢别墅的买主是一位泰国北部金三角人，美国情报局立刻想到可能是金三角贩毒头目买的。因此，美国情报局便在这幢别墅的马路对面买下几间房子，派便衣长期监视这个地方。

这幢别墅的主人正是李家老三。老三这次来华盛顿，交了货之后，一身轻松。他与美国大毒枭基洛斯是老合伙人，从未失过手。双方约定第二天下午三点二十分在华盛顿一个码头上交款。李家老三办完了事之后，便想去他的别墅看看。于是，他驱车来到他的别墅大门前，打开大门上的锁，进了别墅。他打开每一个房间，检查了各个房间之后，便又匆匆把大铁门锁上，驾车回到市里的宾馆里。可是，他的一举一动，全部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用特制录像机录了下来。李家老三已经落入了美国情报网的控制之中。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李家老三的录像进行分析，发现他就是被美国通缉的金三角毒贩李义山。经过电话、房间、行动监控，美国情报局获得他已将三十吨海洛因运进美国的消息。又得到美国大毒贩基洛斯将在下午三点二十分在码头付款的重要情报。美国缉毒组织配合警方立刻出动，准备抓获这两条大鱼。下午三点二十分，基洛斯与李义山准时在码头见面，正在交款时，美国警方如同闪电般包围了他们，两人连枪都没来得及掏出来，就被警方擒获。警方又在基洛斯的三个窝点搜出三十吨海洛因。李家老三从此落入华盛顿的大牢中。

李家老大在冰努虽有很大的名气，他的庭院和住房却十分简陋。当我与黄师长来到他家时，他十分热情。

“你们来怎么事先不打个招呼？我如果知道你们来，就去接你们啦！”李老大道。

“我俩没有什么事，出来逛逛，用不着惊天动地的。”黄师长道。

BOOKOO.com.cn

“梁师长知道不知道你们来？”李老大道。

“知道，是他请我们来的。”黄师长道。

“今天不要通知他啦，明天早上我派人去办事处，让办事处的人告诉梁师长。”李老大道。

“怎么，想扣留我们俩？”黄师长开玩笑地说。

“我的师长大人，我不是想留你在这里住一夜吗！”李老大道。

“好吧，张先生，如果咱们不在他这住上一夜，他又不知要说咱们什么了！”黄师长道。

“住就住吧，既然来到这里，就得听头人的！”我道。

于是，我们就在李老大家住下了。晚上，李老大摆了一桌十分丰盛的酒宴为我们接风，酒席宴上，少不了又一番热闹。

吃罢晚饭，我对李老大道：“我这次来是想见见我的老乡王师长，不知你们认识不认识？”

“何止认识，在冰努，谁不认识他王大个子？他与我交情很好，王大个子现在就在冰努。”李老大道。

“怎么，他现在在冰努？”我问。

“他好打麻将，一有空，常住在麻将馆里不出来。我估计，他现在正在麻将馆里打麻将。”李老大道。

“去叫他，就说我来了。”黄师长对李老大道。

“来人！”李老大对门外喊了一声。

立刻，有个青年人跑到门口道：“老爷，有什么吩咐？”

“去麻将馆找一下王师长，你告诉他，黄师长和他的一位老乡来啦。”李老大道。

那人答应了之后，便走了。

“王师长现在做什么？”黄师长问。

“他原先开个酒坊，专供张家做海洛因用。近两年，张家的海洛因工厂都转移到贺蒙镇去了，这里只剩下一家小工厂，酒的用量很少，他的酒坊生意因此也就冷落啦。他现在把精力都放在种植鸦片上了，据说，他现在的种植面积有四五千亩。”李老大道。

“他如今过得还不错！”黄师长道。

我们正说着，王师长急急忙忙地走进来，他一见我就大声地对我道：“我一听说你来，把牌一推就来了。”

“这么一说，我来你就不那么急啦！”黄师长道。

“咱们都是老伙计了，不计较这个，我能在这里见到一位老乡，可是不容易的事！”王师长道。

“他可是我带来的，没有我，你们能见面吗？”黄师长道。

“好，明天我请客，谢谢你这位黄大师长！”王师长道。

“用不着，明天自会有人请我，如果你够意思，今天晚上咱们就战一场，怎么样？这对你这个麻将老手来说，是件好事吧！”黄师长道。

“好！李老大，摆麻将，咱们边玩边聊。”王师长道。

“好，我陪你们。”李老大说罢，立刻出去亲自准备去了。

“张先生，上次对不住你，让你受惊了！”王师长道。

“我正想说对不起你呢，你手下那个弟兄为我死了，我到如今还觉得对不起他。”我道。

“他死了之后，我给了他家人一笔钱，这事早就了结了。你就别再想这事儿了。”王师长道。

“听说你回过大陆？”我问。

BOOKOO.com.cn

“回去啦！多亏了你劝我，不然，我这辈子也不敢回去！”王师长道。

“你们俩的家乡相隔多远？”黄师长问。

“张先生住在地区所在地阜阳城内，我老家在太和县和亳县相接的地方，离阜阳城只有一百多华里。”王师长说。

“这么说，你们俩是真正的老乡！”黄师长道。

“老乡就是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王师长道。

“哎，听说你回去之后，当地政府对你招待不错，有无此事？”我故意向王师长，想向黄师长证实一下我的话没错。

“不错，我回去之后，地区官员和县政府的官员对我真是没话说。县长、共产党的书记，都出面陪我！乡政府的领导一直陪着我，真没说的！”王师长道。

“他们是监督你，怕你搞破坏活动吧？”黄师长道。

“你真是个老顽固！脑子一点也不开窍！”我指着黄师长道。

“你呀，不是我说你，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你还是那么坚持反共！”王师长道。

“我与共产党不共戴天，谁想让我改变反共立场都办不到。共产党不倒，我死不瞑目！”黄师长道。

“你就睁着眼死在这里吧！共产党如今对咱们这些国民党人不再计较什么了，你却与共产党计较！如果你能回大陆看看，我相信，你会改变对共产党的看法。说句实话，当初张先生向我说这些我还半信半疑呢？我回去之后，证实了张先生说的没有假！”王师长道。

“你们不要与我讲这个，我不爱听！”黄师长道。

“走，准备好了，咱们打麻将去吧！”李老大进来说。

“晚餐准备好吗？”王师长开玩笑地道。

“放心吧，足够喂饱你的！”李老大说。

“好！咱们走。”王师长说完，我们一起来到另一间房间，这个房间里已摆好了麻将，我们进去之后，便坐下玩起牌来了。

第二天早上，李老大就派人去三师办事处，告诉办事处的人通知梁师长，就说我们已经到了冰努，让他派人来接我们。

我们坐在李老大的客厅里说话，王师长对黄师长道：“老伙计，不如让张先生今天去我家，在我那里住两天之后，我再把他送到师部，你看如何？”

“你们俩还没有叙够？有什么秘密话非要去你家说？”黄师长道。

“你不知道我们阜阳人的规矩，客人来了，总是要在家里住上一两天，在家里喝我一口清水，也算是进家吃饭啦。不要说我们在这里见面了！”王师长道。

“张先生，你看如何？”黄师长问。

“也好，我也想去他家看看。”我很想知道鸦片种植基地的事，过去曾由宋娟陪我去过一次鸦片种植基地，那只是了解个皮毛。因此，我很想去王师长的鸦片种植基地看看。

“你们俩是不是商议好的？”黄师长道。

“你要是想去，咱们一块儿去，别这么说话好不好！”王师长道。

“我可受不了那个洋罪，你们去吧，我到梁师长那里去。”黄师长道。

“这可不是我不让你去我家啊。”王师长道。

“咱们讲好，只准在你家住两天。”黄师长道。

“就两天。”我说。

“张先生去你那，你可要带他好好玩玩！。黄师长道。

“我那里有个磕好玩的！”

“看看，我就知道你这个人肉头，那里打猎可比干什么都好玩儿，带张先生去打猎总可以吧？”

“这个还用你说！”

“张先生，他们住的那个地方是人烟稀少的地方，那里什么动物都有，羚羊、野猪、穿山甲、大狗熊等等，随你打！”黄师长道。

我们说笑着，直到十点来钟，来了两位年轻人，说是梁师长派他们来接我们。于是，我们起身坐上一部汽车，告辞了李家老大，去了边境。

泰王国边境检查站就在冰努镇的东北角，检查站西面就是横跨两国的冰努寺院。我们在寺院的前面下了车，车立刻又开回冰努镇去了。一位来接我们的青年向我问道：“你们有泰国身份证吗？”

“问这个干什么？”我道。

“如果没有身份证，我就带你们从寺院过境，要是你们有身份证，我们就从泰国检查站过。”那位青年道。

“我们都有身份证。”我道。

“那好，咱们堂堂正正地走边境站。”他说完，便带着我们两人直奔边境检查站。

这个边防检查站与其他的检查站一个模样，只是小了一点，只有四五个边防军人守在那里。我们来到这里，边防站上的边防军人要我们出示身份证，我与黄师长把身份证交给了他。他进了屋里，过了一会儿，递给我两张条子，又对我说，身份证暂时放在这里，等我们出来时，就凭这个条子换回身份证。我是个爱丢东西的人，有些不放心，于是我对这位军人道，如果我的条子丢失了怎么办？他告诉我，丢失了也不要紧，只要记住今天的日期就可以了。

我们离开泰国边防站，继续向前走，不到十分钟，便来到坤沙集团第三师的边防检查站，由于有他们的人带着，什么都没要，什么也没问，当我们经过时，还向我们行了个礼。刚过检查站，这边停了好几辆山地工具车，并且，还有四五个士兵守在那里。

“张先生，请上我的车。”王师长说着，把我拉到一辆白色工具车边。

BOOKOO.com.cn

“那好，张先生，你与王师长去吧，我去师部，大后天我在师部等你。”黄师长道对我道。

“好吧，再见啦！”我说着，钻进了车子里。王师长亲自驾车，黄师长坐的车走在前面，我与王师长的车走在后面。一前一后两辆车奔驰在山道上。

这里的车道与去贺蒙镇的山道一样，路况很坏，车速特别慢，有时，车子还要从河里过去。

“张先生，你坐好，路不好，别碰着你。”王师长一边开车一边对我道。“没关系，在大陆乡下和山区，有的道路与这里差不多，我已经习惯啦。”

“你来泰国的时间不短了，我问你，你觉得是泰国好，还是中国大陆好？”

“说句心里话，我感到还是大陆好。”

“为什么？”

“这也可能是因为人恋土地狗恋家的缘故吧！”

“这倒是一句老实话。”

“我刚从中国出来时，还不那么想家，可是，近来我特别想家。”

“这么说，你将来还准备回大陆定居啦？”

“那当然，我压根就没有长期居留海外的打算。”

“为啥？”

“我是搞中国文化的，只有大陆才是我的归宿。离开自己民族的那块土壤，我如何生存？我又如何发展我的中国文化？无论国外有多么好，总归不是属于咱们的。再说，我家还有一位年迈的老母亲，我离不开她，特别是她年纪大了之后，她更离不开我。另外，我的妻儿们也盼着我早日回到他们身边。”

“那你为什么要拼着命逃出来？”

“当时的出走是对的，我有我的理想，也有我的抱负，以后回去也没错。我不像

BOOKOO.com.cn

你，这里有老婆孩子，我老了还是要与家人团聚，你说对不对？”

“说得不错，是应该！”

车走了一个小时左右，前面的车在一个三岔路口停了下来，黄师长从车里伸出头对我道：“张先生，咱们分手了，大后天再见！”黄师长又把头缩回车里，汽车向左边那条路开去。我们则拐进了右边的那条岔路。

二、虎穴考察

我以为去王师长家不太远，谁知，汽车在山道上一直跑了三个多小时，最后来到一个小村庄。王师长对我说，这里就是他住的村庄。

这个村庄最多只有十几户人家，房子全是竹结构的草房，并且，都破旧不堪。这里的房舍与缅甸的普通山村不同，缅甸山区少数民族的山村住房，不管是竹结构还是木结构，房屋的建造都是阁楼式。但是，这里的房屋全是落地式的草房，使人一看，就知道是军用民房。

汽车在一个草舍柴门前停了下来，我们下了车，王师长道：“这就是我的家。”

“哇！你在追随杜甫的‘柴门草舍，鸡鸣犬吠’的诗意生活呀。”我道。

“不是追随，而是流落。”

“当年杜甫是贫困潦倒，你是腰缠万贯，怎么是流落？”

“不说这些，咱们进院去。”王师长说着，便带着我走进院内。

王师长的草舍院很大，在这个小村庄中，可能就数他的房子最多，三十几间草房，占地面积在四五亩上下。我正在欣赏王师长的家居房舍，从屋里走出一位四十岁开外的女人，身后跟着两个十来岁的娃娃。

“老婆子，这就是我常和你说的老乡张先生。”他又转身对我道：“这是你嫂子，是本地的少数民族，长得还算不错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